

2019年秋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交流小结

2020-10-26 09:29:10

Slow down and enjoy your life ! You are still young. 慢下来然后享受人生吧，年轻人。萨尔茨堡是一座围绕河流而建成的音乐城市，整个城市自带浪漫而抒情的音乐氛围。尽管这里有着中欧典型的漫长而阴冷的冬季，在中心河畔凸起的石头上我却能常常呆坐几个小时，配上几块甜得过头的巧克力，感到冷时便去附近的中心城区买一杯热气腾腾的热红酒，这些零散的片段组成了我对萨尔茨堡的绝大部分记忆。在国外交流的时间不算无所事事，除日常的课业负担外（虽然相比国内已是十分轻松），那时的我还在苦苦挣扎于留学申请的一些硬性指标，GRE和托福需要多少分云云，不仅要求整体的分数好看，小分也要刷到足够的分数。一种目标在前而我却踟躇也够不上的挫败感，一些我自己无法处理的关系和家人朋友间突发的意外在那段时间笼罩了我。我至今还记得某一日阳光明媚却十分寒冷的冬日午后，光线冷彻地像冻在冰棱里，一位本土的老奶奶小心翼翼地爬上爬下来，她不大会说英语，而我对德语的掌握只停留在说一句“Guten Tag”的程度，我们不知为何开始攀谈起来。有些时候，萍水相逢的关系更容易让我们放下戒备，你会把这段经历当作是放进漂流瓶里的一封信，可能被人捡到，可能海水漏进瓶子落得字迹模糊。于当时的我而言，这位老奶奶就像是漂流瓶，重要的是我把那段时间我的情绪给输出出去，她具有那一份别致的善良和耐心来接受。她最后给了我两个建议，一个是去大学内的学生团体去散散心，二是尝试信仰上帝（笑）。上帝就像是一个缝在被子里的暗线，我想到在我大一时我在北食点菜时遇到两个来自耶鲁的交换同学，那时我为Janine点了份那时还是北食招牌的手工牛肉拉面，却在之后了解到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印度裔美国人，所以她不吃牛肉也不吃猪肉。索性，她以她的主一般的宽容包容了我。我无法像定量的方程一样把大一短暂和两位耶鲁的传教同学化为一个变量来计算他们对我的交流、决定留学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影响因子如何，但我奇妙地发现每次我在外的时候，上帝总是无处不在。即使到现在我仍旧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说回奇遇的人，自然少不了我在课堂上认识的教授和同学。Jo的全名是Josef，Jo是一个永远穿着西装的儒雅大叔，蓄着胡子，像绅士版的圣诞老人在我们学生的课余八卦中我们推测他是一位非常powerful的人，时常跑在世界各地。某一次课上我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肤色突然黑了几个度，白中透黑，黑中泛红，Jo解释到他跑去非洲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调研。我在萨尔茨堡主要选修的一门课是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主任教师便是Jo。在与DC Lead的同学和教授们的相处中，我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国内的师生友谊和集体的温暖。Jo在开学初便邀请大家一同参观散落在萨尔茨堡城区各处的现代艺术装置。印象最深的是在最为繁华热闹的闹市区，连接河岸两岸的城区的大桥旁的许多把钢铁制的椅子，Jo的密友也是漫步城市艺术的导游介绍说这是知名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便是那位静默着面对观众对视却在她的前任爱人出现时落泪的艺术家）设计，意在希望每天奔波忙碌的人能够停下几分钟留意一下他们身边的城市和人群。现在这一处的现代艺术装置早已被鸽子群占领，游人想必也是不愿停下来几分钟，因为这处积满了鸟屎。谈到乐童莫扎特的出生之地，怎会少了音乐？萨尔茨堡当之无愧是音乐之都，也许它没有维也纳那么大名鼎鼎和摩登现代，但它却又一份古典又现代的独特气质。这里是古典音乐深造的理想之地，随处可见莫扎特巧克力，莫扎特啤酒，与莫扎特有关的一切，也随处可见现代音乐的踪影，例如Jazz。Jo邀请我们一同参加过一年一度的Jazz festival，以及和他的夫人一起去聆听音乐厅中的古典乐协奏。我喜欢在行走在街头时观察步履匆匆背着琴包的路人，他们或年轻或稍长，乐器是他们如影随形的挚友。还记得发生在某个冬天深夜的报警器乌龙事件，我披上一件羽绒服带上手机夺门而出，等到一楼大厅时环顾四周，发现许多的年轻人都将乐器一同带出，也许这就是我与那些热爱古典音乐因此在这学习深造的学生的不同。火警车到达后，街道外面放起了快感的蹦迪音乐，聚集的人群居然开始在冬夜蹦起来。萨尔茨堡除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之外，同样是适合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形成家庭般亲密友谊的地方。我十分幸运能在交流期间结识一帮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给我展现了另一种非按部就班的人生可能。在一次聚餐中，他们告诉我原来他们都已工作了四至六年的工作人士，在各自的国家各自的领域都已不小的成就。比如Darwin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业余摄影师，也是工作了四年后觉得需要进一步学习的行业经理，Joyce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事业女性，还有来自非洲NGO组织、非洲当地公司等Ruth。对于他们而言，一个硕士项目并不是大家都在做所以我要有的事情，而是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我需要转换一下”或“当我真的需要一个硕士学位时我再考虑继续深造”。这对于当时执拗般相信如果没有书念我的人生可能错步，我无法接受一年或两年的gap的我来说犹如当头一棒。此时坐在电脑前敲打下这段经历的我已经选择了延毕，在空出来的这一年，得益于我朋友们的经历给我的启发，回到上海后那紧张的氛围和无处不在的age shame已冲淡了许多。‘Slow down and enjoy your life ! You are still young.’饭桌上因为尝了中式火锅的辣锅后辣到不停喝牛奶的Ruth听完我的烦恼和压力后，这么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每次和出去海外留学过的朋友聊天时，大家都会开玩笑似的说到：当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开始呼吸上海的空气的那一刻，那股熟悉的焦虑感气势汹汹扑面而来。不知为何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已经灭有试错的成本了，无论年龄还是经济，但转换一个视角看，在一群三十而已的朋友面前，我仍旧是年轻的，也许最重要的事情是enjoy my life。最后的最后，2019年的圣诞的前夕，我一个人去了心心念念的柏林，在圣诞当天的夜晚逛到了当地的圣诞集市。我买了一份可丽饼，站在人群中听着舞台中央老年乐队团演奏、演唱的圣歌，当时一阵难以抑制的情绪压倒了我，我看着旁边亲吻的跨国夫妇，难得觉得平安喜乐竟是如此质朴而美好的许愿，在这特定的夜晚，特定的国度。